

欽定唐書

卷二百

二之七

唐書卷二百二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文藝中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脩  
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  
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  
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  
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  
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

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鄆尉肅宗時爲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遷爲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

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又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間朝隱爲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竝涓水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佻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它稱附篇左云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誠傳于時元旦擢進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貶感義尉俄召爲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元旦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獻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邳尉累遷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咨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爲著作佐郎脩國

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脩文館學士旣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脩文館直學士旣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弟全

交全字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烝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竝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

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詔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猶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竝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悸不能處家事



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慙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鳧會蠻陷驩州

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繇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少與兄鏡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中爲祕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棲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竝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富體豫修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竝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賑贍思

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謚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爲所構貶潁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

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擿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  
褚无量經明行脩耆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  
順納會卒贈兖州都督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  
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鎰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  
雍州司功參軍鎰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  
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中侍御  
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  
舍人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  
屬辭故人號書麓顯慶中累擢宗賢館直學士兼沛王

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路王府  
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  
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  
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  
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  
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旣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  
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  
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辯  
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  
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

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技幸擢祕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

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張東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立宗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立宗卽位召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爲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



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  
宰相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  
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  
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  
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北郭碎首不愛死  
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遂是晉無赤狄  
之士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  
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  
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卽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  
拯孤恤窮救乏調惠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

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劔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合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王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

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讐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賊

于時匪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荒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邊骨糞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大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

勸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布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祕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拙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軼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

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卽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寶院校理侍太子友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矢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

睨大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  
于汙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  
郎中專侍皇太子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歿客遠方不  
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  
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宅日自朝  
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  
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歿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  
樂工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  
改工部侍郎卒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  
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井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  
蒲酒張嘉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  
屬嘉貞神氣軒舉自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  
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輔政故召爲祕書正字  
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頤令自視王  
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別  
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  
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壯  
爲韓王府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



外家客涉鞏間垂拱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  
邑令逃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  
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  
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開  
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  
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往拜  
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哀其文示逃李嵩鎮太原表  
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  
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立澤維南  
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繼雅

頌體使逃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  
穎士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  
且八十猶爲令逃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  
州司馬聽致仕父喪缺復拜舍人開元間蘇頌齊澣蘇  
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逃典詔誥爲代言最而逃尤精  
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年判刑  
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繇廢累年徙少  
詹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諸子成最知名  
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令兄宿爲華州刺史因  
忤病瘖成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

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  
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葺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  
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据正嘗有葺喪弔  
者至成不易縗而見客疑之請故答曰縗者古居喪常  
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  
略使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  
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  
書舍人初逖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  
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爲等差今官兼臺  
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

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  
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  
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  
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  
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  
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右丞正  
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  
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  
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  
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中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

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丞糾射八坐玉省內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號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

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  
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  
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奇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  
喜縱橫術擊劔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  
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  
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  
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  
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  
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

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  
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  
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  
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  
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  
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  
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  
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  
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

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  
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  
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  
及卒葬東麓元和未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  
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  
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  
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  
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  
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  
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



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劔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有虎

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

右丞縉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  
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  
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  
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  
化贈祕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  
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  
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  
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  
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  
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

浪茱萸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  
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  
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  
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書  
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  
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  
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  
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  
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雨壞

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細  
故書可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爲  
會粹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  
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  
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  
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  
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竝囚宣陽里  
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卽極思祈  
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  
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

詳嘗爲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儒服其善著書時號  
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  
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  
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  
知僕亦能知之虔駭然卽日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  
十五年天下亂賊臣僭位公當汙僞官願守節可以免  
虔又問自謂云何答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  
進士第調信安尉旣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  
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晶賢而有謀任

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  
王不用晶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  
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卽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  
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  
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  
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祕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  
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  
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  
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

李林甫欲見之穎土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



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  
陳閏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  
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讓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  
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  
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  
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  
俄免官往來鄴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  
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  
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  
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卽託疾游太室山

已而祿山反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  
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  
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穎間身走  
山南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  
保江陵穎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  
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  
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  
賊方專嶠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  
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  
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

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之卽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

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卽誦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文辭與韓會

沈旣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爲存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爲經贍其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隣後周上庸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

史喪明終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閻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鉤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并弟談字中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推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皇甫冉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爲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補闕卒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

與冉相上下當時比張氏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  
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  
德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倭以郡瀕河請  
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一縣隸東平魯郡者也  
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三縣分隸濟南東平濮陽詔河  
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南太  
守田琦及源明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旣而卒廢  
濟陽以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  
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

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用乏屈宰相王與以祈禱進禁  
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羣臣莫敢切諍昭  
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他不暇及也源明數陳  
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  
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  
大旱秋苗耗半斂獲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  
頓之苦甚不可二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  
仆于行間日見二三市井餒餒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  
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磨礪以須陛下之  
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皇巡蜀



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  
駢驢入宣政紫宸者況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  
遠矣今茲東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雷  
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速罷幸  
不然窮疇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可五也方今河洛驛  
騷江湖叛渙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  
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  
也大河南北舉爲寇盜三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  
僅支日月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愈盛今日  
陛下未得穆然高枕殆繇此也自非中庸指使太常正

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  
令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  
原衛伯玉拂焉耆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  
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過二室鄧景  
山凌淮泗愾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  
逾孟津東不敢過鬻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  
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  
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  
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  
皆病之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

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不孝也臣不諍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圜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圜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羸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唐書卷二百一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

李適傳子季卿亦能文○舊書作李適之之子

宋之問傳汾州人○舊書作虢州弘農人

李邕傳父善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沈炳震曰  
舊書所注文擇六十卷大行於時

孫述傳博州武水人○舊書作潞州陟縣人

唐書卷二百二考證

唐書卷二百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文藝下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沖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沖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婁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



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  
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  
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  
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  
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  
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  
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  
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爲應大曆初卒初華作含元  
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  
辭繇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

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汗爲故書  
雜置梵書之皮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  
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  
名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  
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  
元德秀權臯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  
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  
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媿  
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  
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

邑封厚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背其君也自逆胡構亂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炆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關賊遂盜神器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喉領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馘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

橈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  
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  
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以爨非本情也春  
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過惡揚善爲國者錄用  
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絀節不以功掩過不  
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倫  
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  
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  
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  
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

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鄆一戰  
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舉江淮以  
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伐猶分災  
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  
至而食盡食盡而及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  
初已計食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  
非素志乎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  
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  
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飢寒江淮  
旣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爲厲

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覩休明唯令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月日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歷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紆自有傳

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

年二十九觀屬文不襲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天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

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  
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  
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  
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  
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  
節度使時浩然墓庠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  
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  
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  
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  
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



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  
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  
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  
江寧人第進士補祕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  
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間丘曉所殺張鎬  
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  
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  
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  
好菹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  
勳員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

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爲義士所訾興元初爲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紆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

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祕書少  
監大曆末上言天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  
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  
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士誠恐雲雨  
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修享獻款郊廟褒  
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  
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長白山人貞一  
以武后革命終身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  
玄宗臣十六卽孤長育母手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北  
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禡衰絰又再葺懼終不免陰走

洺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爲已用以兵迫臣遂陷  
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  
金吾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  
歸朝義之敗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  
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  
上言與王伾召先帝謂誠節白著故擢伾侍御史臣  
爲殿中侍御史使者宣旨制詔盡言其狀則疇昔本末  
先帝知之今又推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謗與人傷  
陛下之明今吏員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  
判留人去者十七彼且鼓讒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

懼也因薦戶部郎中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軍裴徽謂柳載曰說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爲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久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寃爲草奏貶歸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餘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邵儒服出賊見皆拜卽引去節度使

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逸塗益修潔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

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  
撰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  
卒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元翰舉進士博學宏辭賢良  
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表爲太原掌  
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辭溫  
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  
凡再朞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  
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  
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鈞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  
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爲招討府掌書記  
朱泚平露布於德宗曰臣旣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鐘簋  
不移廟貌如故帝覽泣下曰誰爲之辭或以公異對帝  
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時贄在翰林聞不喜  
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旣仕不歸省及贄當政乃奏  
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月  
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  
劾敦義無美行詔免敦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  
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



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忌克防閑  
妻妾苛嚴世謂妒爲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  
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爲營田副使嘗與濟  
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  
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  
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太和初以禮部尚書致  
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  
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  
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閔鄉尉累遷監察御

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湜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希逸表

佐淄青幕府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  
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孰  
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  
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詔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  
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於劍南終虞部郎  
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渾右拾遺審  
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  
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  
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  
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爲本州州佐縣令  
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北宦  
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  
爲賓主鈞禮觀游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  
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辭歸泛舟  
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  
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  
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辨與愈友善  
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  
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爲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

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第仕爲福建觀察使  
語及詹必流涕從子秬字降之亦工爲文陸洵自右拾  
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旣在道秬遺書讓  
出處之遽洵不至還秬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  
人蕭本妄言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秬恥之會澤  
潞劉從諫表秬在幕府秬爲辨質本之僞本終得罪其  
子稹拒命秬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時政或言秬爲之  
詔流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  
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

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  
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  
書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  
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  
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  
探囊中見所書多卽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  
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  
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能效者樂府  
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  
與游者權璩楊敬之王恭元每譔著時爲所取去賀亦

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

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  
皇帝卽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  
張太尉馱垣捍之勤謝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  
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  
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斲其  
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  
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  
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旣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  
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  
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



燕徇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  
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  
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  
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  
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  
無遺功諸侯參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  
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  
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  
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然則嬰克橫之命不若  
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爵命而

保肩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  
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  
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  
惡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  
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  
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  
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  
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  
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儋呂興發於肘腋  
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誠子孫所不祖生爲暗

懷之人沒爲幽憂之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  
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  
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出  
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  
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  
而以三期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  
無所竄謀矣時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  
武陵自碇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  
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  
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

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  
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睦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  
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  
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  
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爲之武陵  
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  
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  
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  
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  
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感西北邊院官皆

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  
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  
之爲不可信卽更時歲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  
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  
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  
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  
爲太學博士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  
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材  
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摺笏郾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  
房宮辭旣警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驚武陵請曰

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鄆謝已得其人至第五  
鄆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鄆曰如教牧果  
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以贓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  
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  
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  
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  
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  
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  
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  
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

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錯知貢舉令狐絢雅善錯獎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爲詭

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  
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  
歸亞亦德裕所善絢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  
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絢當國商隱歸窮自  
解絢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爲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  
絢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劔南東川辟判官檢校  
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商隱初爲文瑰邁奇古及  
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  
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



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爲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  
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瑑  
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稍親近逢不得意遂  
相忿恨會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言先朝以兩  
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乃  
出爲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  
微辭譏訕收銜之復斥蓬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  
卿召還歷給事中鐸爲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  
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祕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  
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從昭宗次

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復爲舍  
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  
將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  
及見卒不肯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記  
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  
詩士多歸重頻走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  
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  
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其橫類假借不  
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睥然

出入閭里頻密撻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卽械送  
獄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  
息奉法縣大治有六門堰者厥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  
發官廩庸民浚渠按故道廝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  
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遷累都官員  
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旣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時朝  
政亂盜興相椎敎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  
與扶柩葬永樂州爲立廟黎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  
冢壽昌人隨加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翥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

以署吏不應帥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  
力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  
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  
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昭宗反正御  
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疊  
十許橐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吝賞良厚進戶  
部侍郎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闈鄉俄召還翰林遷  
承旨卒官

唐書卷二百三

唐書卷二百三考證

李賀傳卒年二十七○舊書作二十四

唐書卷一百三考證

唐書卷二百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方技

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一世亦悟之  
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  
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  
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爲教蓋吝之也若李淳風諫太  
宗不濫誅許肩宗不著方劑書嚴撰諫不合乾陵乃卓  
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詭行幻怪又



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爲道士號黃冠子以論撰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歷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歷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七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修書遷爲令太宗得祕讖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旣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奈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

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遲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算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歷代戊寅歷候者推最密自祕閣郎中復爲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己巳占等書傳於世子該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歷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爲高

醫仕隋爲祕書省正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穀矢嚮朔立鍼其肩隅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擢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立言仕爲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心中腹滿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一劑少選吐一蛇如拇無目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漳宋俠義興許胤宗洛陽張文仲李虔縱京兆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

叅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盾宗  
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  
如霧熏薄之是夕語擢義興太守武德初累進散騎侍  
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盾宗療視必愈或  
勸其著書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  
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  
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  
今之人不善爲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  
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疏矣一藥偶得它味  
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

方劑終無益於世此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  
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  
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脅痛  
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后集  
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  
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  
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  
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十八種  
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爲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

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  
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  
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  
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  
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  
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  
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  
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  
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  
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

爲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  
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  
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  
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  
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爲  
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本曰學堂瑩夷眉  
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  
不稱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貫腦背  
若有負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  
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其

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  
數既盡如期以火山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爲廩犧令  
高宗置一鼠于匱令術家射皆曰鼠客師獨曰雖實鼠  
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  
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  
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  
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憬藏技  
與天綱埒太子詹事蔣儼有所問答曰公厄在三尺土  
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  
爲莫離支所囚居士室六年還及爲蒲州歲如期則召



據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  
占憬藏答曰劉公當五品而譴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  
法容死仁軌爲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  
何容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  
見憬藏問之久而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拂  
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迥  
秀杜景佺從之游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  
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  
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没入掖廷  
裴光廷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旣台

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當場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爲萬乘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卽位悉詔請術家坊處之使弘禮總攝海內寢亂帝曰而昔言朕旣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得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沒爲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答曰君奴也欲何事請解衣視之弘禮指腰而下曰位方岳立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賤天壽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

相又言一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  
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  
日答曰雒日卽滅蜀日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卽位  
而冕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  
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撈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  
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毀服給謁梁鳳不許二  
人語以情梁鳳曰李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  
已相擢允吏部郎中王遠智系本琅邪後爲揚州人父  
曇選爲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  
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

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辯論超詣甚見咨挹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朔宮帝執弟子禮咨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諭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茅山爲觀俾居之璽詔曰省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

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  
令薛頤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詫其弟子潘師正曰  
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  
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云遺命子紹  
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  
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大中大夫謚升真先生  
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  
改謚升玄

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爲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  
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

爲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  
言臣商天意陛下未可東亦會大臣上議帝遂罷固丐  
爲道士帝爲築觀九巖山號曰紫府拜頤大中大夫往  
居之卽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  
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爲  
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馱劾怪鬼帝聞之召詣  
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  
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  
覈真僞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爲壇  
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

法善笑曰此爲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譎幻類若此歷高中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叵之測睿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封越國公舍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得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擢冀王府文

學試爲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爲我  
止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剗室上樂卽止曰向見怪龍  
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  
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  
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累遷正諫大夫帝令入閣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  
神爲言至爲武后作馱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  
四年爲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爲言崇儼役鬼勞苦爲  
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諡曰莊擢  
子珪爲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謚等雜治誣服者甚衆



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太史令  
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爲渾儀監以  
獻甫爲令不隸祕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  
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  
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爲  
卿馱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嗟  
異復以渾儀監爲太史局云

嚴善思名讓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  
隴西李真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遂

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藪科及第  
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  
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  
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  
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  
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  
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歷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  
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  
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  
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

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躓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卽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武

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人神公也茹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爲刺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闕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

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比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芟代之乃往折芟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

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鶴使者可市其一必得  
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  
上往取之而得亡奴衆以爲神時有浮屠泓者黃州人  
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  
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  
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  
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  
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宅  
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丈餘泓  
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

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疥補它肉無益也說子  
皆汙賊死斥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系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  
傳數百歲人武后時遣使召之卽死後人復見居恒州  
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令通事舍人  
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久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  
更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  
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神僊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能  
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  
實年六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天壽師夜光者善

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情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欲以玉真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萃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平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玉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



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樓霞觀其所夜光者蘄州人少爲浮屠至長安因九僊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縉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潁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餽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鬪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幘墜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

常卿韋紹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鬢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千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匳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撫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右驍衛將軍甘守誠能詔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藟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悸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一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甚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皆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上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王氣宜高垣堞爲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爲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齋一縑見晟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右曰爲賊逼脅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

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  
衿膺曰它日爲信再拜去道茂果汗朱泚僞官晟收長  
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爲奏原  
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  
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  
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千鈞埋其  
下復日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藏鐵  
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茂答曰  
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  
李泌病道茂署於紙曰厄三月二日就饗國與家吉而

身危會中和日泌雖篤彊入德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  
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爲盛唐令道茂曰  
君位止此而冢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子孫百世鵬卒  
後石至宰相福歷七鎮諸孫通顯云

唐書卷二百四考證

李淳風傳子該○舊書作子諺

袁天綱傳仕隋爲鹽官令○舊書大業中爲資官令  
劉仁軌與鄉人靖賢請占云云○舊書作靖思賢

唐書卷二百四考證

唐書卷二百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列女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雪霜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



夫婦婦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它族于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姻媾歲時朔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尔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爲夫婦如初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爲郇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爲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於王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箒者綴公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爲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

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得保養許之  
時喪亂餓死者籍籍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啖土飲水  
後詐爲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  
壽鄉君

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  
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  
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徭役

樊會仁母敬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  
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爲  
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給乃外爲不知者私謂會仁曰

吾孀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  
仁泣敬曰兒毋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  
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既葬謂所親曰母死子  
亡何生爲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  
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  
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寃已報請就刑  
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田宅  
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

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  
爲賊摔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人所以異鳥  
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隣里急難尚相赴況姑可委棄  
邪若百有一危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後  
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丞喪  
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  
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  
左寒不繇口一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  
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每父母病已能  
晝夜省視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  
號泣幾絕儉死一慟遂卒高宗懿其行賜物百段以狀  
屬史官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  
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不先嘗靈龜  
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魂可  
無託乎乃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喪除兄弟共諭妃少又  
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  
壑尚可御粧澤祭他胙乎將自劓取衆遂不敢彊

楊紹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祿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征遼歿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歿遼西能招魂克葬至祖父母塋隨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并粟以闕表門。

賈孝女濮州鄆城人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閔歎詔并免之內徙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

夫死無子以養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于家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



三斛而羸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畚畚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于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塋蒔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崔繪妻盧者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沖早亡思沖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內外姻皆然可思沖歸

幣三百舉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沒身爲婢是夕出自竇糞穢蟻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沖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爲浮屠尼以終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爲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卽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妹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玉英私之對曰一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

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高叡妻秦叡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自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殺之

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爲眉州司功參軍俗僭侈盛飾韋不知有簪珥訓二子堅冰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一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女  
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  
里糲食斥鉛膏采絺不御會大赦徐間關迎惟清至荆  
州聞惟清死二髯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  
不敢逼劫其貲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繭流血得惟清  
尸以喪還閱歲至洛陽旣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  
刺史齊澣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修整父  
勤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  
三日死俄大震電水蟲多死父屍浮出鄉人異之歸贈

具禮葬父及娥鄱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徭役官爲庀葬

盧甫妻李秦州成紀人父瀾永泰初爲蘄令梁宋兵興瀾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已執瀾及其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賊中欲汙之罵曰吾

衣冠子豈愛生受汙邪賊臨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宣  
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裴河東縣君瀾渤  
竝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爲賊所掠將  
汙之不從語家媪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卽死於水賊  
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  
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  
詔賜兩丁侍養本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愍女名姝姝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

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爲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侃

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萬歲



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  
僮女丁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  
古立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  
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  
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  
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忼慨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  
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  
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  
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  
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  
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  
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栢有異  
鳥至後母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  
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  
爲賊縛而鬻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歎  
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爲吳

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徙鄆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速降無以我累兒爲忠臣吾死不慊會王師逼鄆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卽拜鄆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邊竝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縷裳抵涇屯日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栢翦髮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  
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竝爲盜所殺小娥  
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  
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內外姻莫能  
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  
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  
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  
于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  
自效蘭寢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  
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它日蘭盡集羣

偷醜酒蘭與春醉臥廬小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賊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爲請還豫章人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楊含妻蕭父歷爲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六與媼皆韶淑毀貌載二喪還鄉里貧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烏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濱與婢穿壙納棺成墳蒔松柏朝夕臨有馴烏縞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爲立舍歲時進粟縑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

弱不能北還君誠爲我致二柩葬故里請事君子於是  
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除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  
辭其采已葬乃釋服而歸楊云

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  
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  
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  
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  
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爲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  
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

免卽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久以爪攫棺爪盡乃絕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恬不疑厚遣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寃下御史鞠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鄭孝女兖州瑕丘人父神佐爲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卽剪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大中中兖州節度使蕭俶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閭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爲郟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詬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汙賊怒剗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劒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逐節度



使李瑋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  
盜入捽令首欲殺之竇泣蔽捍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  
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兆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  
愈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拯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遷  
累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爲翰林學士帝  
出寶雞陷于嗣襄王熅熅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  
逼之不從脅以刃斷一臂死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  
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

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卽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賣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柝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李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頵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揚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

得揚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一介爲  
驗許之及爲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卽部家僕  
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  
居呼天曰我誓不爲讎人辱赴火死

唐書卷二百五考證

列女傳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舊書雍里涇陽人  
劉寂妻夏侯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五  
年父亡毀不勝喪云云○舊書侍養經十五年父卒  
毀瘠廬墓云云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邳士族也○舊書作上邳人

唐書卷二百五考證

唐書卷二百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外戚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汙鉄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

哀哉代德而降闔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  
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  
固然若乃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  
內寵者自見別傳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父整仕隋爲涿郡太守懷恩  
之幼隋文帝獻皇后以姪養宮中逮長稍學記書而居  
財不訾喜交豪猾博徒爲鄆令以疾免高祖平京師拜  
長安令頗嚴明如職而辦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  
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性  
貪寡算略數戰無功士喪沮詔書切責而懷恩稍怨望

帝嘗與戲曰弟姑子悉有天下次當爾邪懷恩內喜以爲天命旣而居忽忽咤曰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是時虞鄉南山多宿盜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略澮州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栢壁繇是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啗之引羣賊取永豐倉絕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而行本得其兵部畫已定而夏人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周帝敕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擊夏爲金剛所掩諸將皆沒于賊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故謀寔露及秦



王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聞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儉知狀會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因白發懷恩等姦于時行本舉蒲州降懷恩勒兵入城帝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也單舟以來卽縛之窮索黨與縊死于獄以首徇華陰市籍入其家

武士護字信世殖貲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爲行軍司鎧參軍募兵旣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謂士護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罪當死奈何授之兵吾且劾繫之士

護曰此皆唐公客若爾必有大嫌故威等疑不發會司  
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劾募人狀士護脅謂曰討捕兵  
悉起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爲德平亦止兵  
起士護不與謀也以大將軍府鎧曹參軍從平京師爲  
光祿大夫義原郡公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  
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弘基等其意可錄且嘗禮我  
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媾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  
國公歷利荆二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定高宗永  
徽中以士護仲女爲皇后故崇贈并州都督司徒周國  
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祖

廟廷列功臣上后監朝尊爲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冊爲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削士護僞號仍爲太原王廟遂廢始士護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寡季女妻郭氏不顯士護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禮銜之后立封楊代國夫人進爲榮國后姊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諷后上疏出元慶等于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懷運

與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  
欲并殺之卽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寘堇焉賀  
蘭食之暴死后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蝮氏絕  
屬籍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爲士護  
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  
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烝於榮國挾所愛佻橫  
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  
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爲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  
美彊私焉楊喪未畢禭衰麤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  
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

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土  
護後宗屬悉原士護兄士稜士逸士稜字彥威少柔愿  
力于田官司農少卿宣城縣公常主苑囿農稼事卒贈  
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士逸字遜有戰功爲齊王府戶曹參軍六安縣公從王  
守太原爲劉武周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授  
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韶州刺  
史

承嗣旣還擢尚輦奉御襲周國公遷祕書監禮部尚書  
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

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改納言代蘇良嗣爲文昌  
左相性暴輕忍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娘美且善  
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  
酷吏殺之殘其家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  
及已武氏當有天下卽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  
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又王元慶曰梁王諡憲  
元爽魏王諡德后從父士讓楚王諡僖士逸蜀王諡節  
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承嗣爲魏王元慶子三思爲梁  
王士讓之孫攸寧爲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會稽王  
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

載德潁川王士稜孫攸暨千乘王維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恒安王重規高平王承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承業子延暉嗣陳王延祚咸安王承嗣實封千戶監脩國史密諭后黨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已爲皇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執不宜承嗣不得已奏請責諭嘉福等不罪也怨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承嗣爲左相而攸寧爲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后決意還太子矣久之遷太子太保不得

志鞅鞅憤死贈太尉并州牧諡曰宣延基襲爵后嫌斥其名更曰繼魏王長安初與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語張易之兄弟事後忿爭語聞后怒令自殺以延義代王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與羣臣白奏事不兩大武家諸王宜皆免帝柔昏不斷又素畏太后且欲悅安之更言攸暨三思皆與去二張功以折暉等纔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懿宗爲耿國公攸寧江國攸望葉國嗣宗管國攸宜息國重規鄒國延義魏國攸緒巢國崇訓鄴國延祿爲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言武諸王饗封不厭人心帝不悟載德



終湖州刺史諡武烈攸歸歷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  
母孝姊亡暮不嘗五辛語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  
死太后時不及削封攸宜歷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初爲  
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餞白馬寺師無功還  
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卒總禁兵前後十  
年嗣宗終司衛卿重規爲汴鄭二州刺史未至役人營  
繕后怒貶廬州刺史自是著令諸王爲州不得擅營治  
突厥之叛以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叱忠義張  
仁亶引衆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軍閻敬客爲西道  
後軍兵十五萬後援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卿

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妹惠賜承嗣生  
延秀突厥默啜薦女和親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  
將軍闡知微右武衛郎將楊鸞莊齋金幣送至突厥斯  
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寇媯檀故延秀不得歸神  
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欵還封栢國公左衛中郎將  
宗兄崇訓尚安樂公主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倣虜謹  
舞姿度閑冶主愛悅會崇訓死遂私侍主後因尚焉以  
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思死韋后復私延秀  
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繫心  
武家庶幾再興且讖曰黑衣神孫被天裳神孫非公尚

誰哉因勸服阜衣惑衆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  
章門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諸武屬坐延秀誅徙者  
略盡獨載德子平一以文章顯與攸緒常避盛滿故免  
自有傳攸寧天授中擢累納言踰年以左羽林衛大將  
軍罷俄還納言久乃罷爲冬官尚書聖曆初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自承嗣三思罷政事間一年攸寧三思復當  
國置句使苛取民貲產毀族者凡十七八呼天自寃築  
大庫百餘舍聚所得財一昔火不遺一錢以冬官尚書  
罷神龍初終岐州刺史贈尚書右僕射

三思當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修國史爵爲王

契丹陷營州以榆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  
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爲太子少保遷賓客仍  
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迎諾主意鉤探隱微故后頗信  
任數幸其第賞予尤渥二張方烝蠱三思痛屈節爲懷  
義御馬倡言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汗覲  
然媼人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欲因此市  
權誘脅羣不肖卽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興泰宮於萬壽  
山請太后歲臨幸已與二張扈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  
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崇訓之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  
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味

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  
無復禮法中宗復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  
將軍三思進位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加實戶五百固  
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俄以太皇遺詔  
還所減而封崇訓鎬國公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季  
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不從翌日三思因韋后潛入  
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  
詔羣臣復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則天皇后  
建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聽其言遂更名五  
縣曰乾封合宮永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遣三

思攸暨禱乾陵而雨帝悅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吳順  
二陵皆置令丞其黨鄭愔上聖感頌帝爲刻石補闕張  
景源建言母子承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於  
是天下名祠改唐興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  
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母儀也太宗舊章祖德也公襲  
當自近者始帝褒答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  
朋爲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  
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之三思旣私韋后又與  
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愍太子卽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故  
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

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不  
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者殆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處  
訥崔湜甘元柬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  
謀殺之爲冉祖雍宋之孫李俊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  
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  
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溫中書舍人鄭愔長  
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愷託其權熏  
炙內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曰崔冉鄭亂時政以爵  
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汗點善良破壞其宗天下爲蕩  
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司殺月將逐

軫惡地黃門侍郎宋憬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既死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諡曰宣追封崇訓魯王諡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斲棺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農卿爵爲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討之而婁師德沙叱忠義竝爲總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無輜載以鈔剽爲命若按兵老之擊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婁



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剔取膽  
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阿  
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  
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  
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壘中無有脫者其險  
酷雖周來等不能繼也神龍初遷太子詹事終懷州刺  
史

攸暨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右  
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實封戶六百  
遷麟臺監司祀卿長安中降王壽春加特進中宗時拜

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延秀之誅  
降楚國公攸暨沈謹和厚於時無忤專自奉養而已景  
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還定王諡曰忠簡坐公主  
大逆夷其墓

韋溫者中宗廢后庶人從父兄也后父立貞歷普州參  
軍事以女爲皇太子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房陵立  
貞流死欽州妻崔爲蠻首寧承所殺四子洵浩洞泚同  
死容州后二女弟逃還京師帝復政是日詔贈立貞上  
洛郡王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溫父立儼魯國公特  
進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立貞喪詔廣州都督周仁軌

討寧承斬其首祭崔樞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汝南郡公樞至帝與后登長樂宮望而哭贈鄴王諡文獻號廟曰褒德陵曰榮先置令丞給百戶掃除贈洵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衛尉卿淮陽郡泚太僕卿上蔡郡竝葬京師溫初試吏坐贓斥神龍初擢宗正卿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潛自洛州戶曹參軍事連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公后大妹嫁陸頌進國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潛子捷尚成安公主溫從弟濯尚定安公主竝拜駙馬都尉捷爲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溫以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遙領揚州大都督溫旣

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權引用支黨不相一公卿雖畏伏然溫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涓初兼修文館大學士時熒惑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涓從至溫泉后毒殺之以塞變厚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涓兄弟頗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樂涓雖爲學士常在北軍無所造作有富商抵罪萬年令李令質按之濯馳救令質不從毀於帝帝召令質至左右爲恐令質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貨爲請濯雖勢重不如守陛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帝崩后專政畏有變敕溫盡總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嵩分領左右

羽林軍溫與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韋氏當受命謀殺少帝內憚相王太平公主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立宗兵夜起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林斬播璿高嵩梟首以徇軍中相率而應無敢後后死遲旦斬溫分捕諸韋子弟無少長皆斬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爲并州長史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立貞洵墳墓民盜取寶玉略盡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而陵

與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郎將帝卽位以后故擢將作大匠進累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三百仁皎避職不事委遠名譽厚奉養積勝妾貲貨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諡昭宣官爲治葬柩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說文其碑帝爲題石子守一與后孿生帝微時與雅舊後詔尚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別駕至藍田賜死守一杳墨無顧藉

財蓄巨萬皆藉入于官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旬貸于人無行檢不爲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然卒以優爲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貴至成都樗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爲奧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頎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

部春貢長安將行告曰郵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卽大喜至京師見羣女弟致贈遺於時號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携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廐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簿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事畏郤以國忠怙寵搏鷲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讎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



位陰爲指嚮故國忠乘以爲姦肆意無所憚號國居中  
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擢兼度支  
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  
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  
鈺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棨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  
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  
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齎內  
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  
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羣臣各有差  
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引王鉷爲御

史中丞已而有隙鉉挾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  
權傾中外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卽誣奏京兆  
尹蕭炅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  
救遂結怨鉉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邢絳  
事構鉉誅死已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卽窮劾支黨引  
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馱林甫疎薄之先  
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  
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  
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叙戰  
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劔南詔拜劔南節度支度

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  
置使開幕府引竇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  
留京師帝再幸左藏庫班賚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  
鳳集通訓門門直庫西有詔改爲鳳皇門進仲犀殿中  
侍御史屬吏率以鳳皇優得調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因  
引仲通爲京兆尹已兼領吏部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爲  
林甫倚撫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  
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  
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然國忠就  
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

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屬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修國史崇玄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柄則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忠旣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卽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

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  
事吏部銓注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  
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  
明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綱序號國居宣  
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號國第郎官御史白  
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若禽獸然  
不以爲羞道路爲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  
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偃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  
士大夫詬恥之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  
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隅坐給事

中在旁旣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韋見  
素張倚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紫  
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噓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忞願立  
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帝爲易數字因以黃金  
識其處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  
在宮東垣連蔓相照帝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訾計出  
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輓腳遠近饋遺闍稚歌兒狗馬  
金貝踵疊其門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  
度支吏部事自叢夥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吏得輕重顯  
昧公謁無所忌國忠性疏悅捷給硜硜處決樞務自任

不疑盛氣驕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旬剝相  
甚又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邊故  
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又  
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無事請已漏出休許  
之文書填湊坐家裁決既成敕吏持案請左相陳希烈  
聯署左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  
以爲常它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  
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琯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  
乃無敢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啓子暄舉明經  
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

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詬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卽致暄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吒官不進國忠雖當國常領劔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鬪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韋儼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尋遣劔南留後李宓率兵十餘萬擊閩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爲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踣屢無遺天下寃之安祿山方有寵



總重兵于邊偃蹇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  
不出已下又恃內援獨暴發反狀帝疑以位相媚不之  
信祿山雖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隱忍伺帝一日晏駕則  
稱兵及見帝嬖國忠甚畏不利己故謀日急俄而祿山  
授尚書右僕射帝恐國忠不悅故冊拜司空祿山還幽  
州覺國忠圖己反謀遂決國忠令客何盈蹇昂刺求反  
狀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捕祿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  
來王岷殺之貶其黨吉溫於合浦祿山上書自陳而條  
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岷貶零陵太守以慰祿山  
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

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爲平章事  
追入輔政以賈循爲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楊  
光翹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覘祿山未還  
帝致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祿山  
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  
而東使皇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  
且禪太子歸謂女弟等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聚泣  
入訴于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旣發范陽歎咤曰  
國忠頭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  
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書聞

是日帝自南內移仗未央宮國忠見百官餒咽不自勝  
監察御史高適請率百官子弟及募豪桀十萬拒守衆  
以爲不可初國忠聞難作自以身帥劍南豫置腹心梁  
益間爲自完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幸蜀便帝  
然之明日遲昕帝出延秋門羣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  
彍騎立仗尚聞刻漏聲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  
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  
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立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  
子震蕩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  
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

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  
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頰殺之爭噉其肉且盡梟首  
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邪時吐蕃使亦殲矣御史大夫  
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四子暄咄曉  
晞暄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蹶弩衆射之身貫  
百矢乃殫咄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  
中爲漢中王瑀撈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爲追  
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竇  
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  
富瑀國忠昱戀貲產竊入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

本名釗以圖識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爲改今名

李儵字儵起寒賤繇莊憲太后姬媵得進歷坊絳二州刺史無它才爲政粗辦性纖巧飾厨傳結納闈寺求善譽憲宗以爲才拜司農卿進京兆尹專聚斂以固恩寵數譖毀近臣一時側目太后崩詔儵爲橋道置頓使嗇官費物物裁損爲可喜者梓宮至灞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儵以爲勞不聽使鑿軌道深之柱危不支方過喪而門壞輻輳僅免徹門乃得行儵妄奏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列罔上請免官方帝用

兵而脩屢有所獻得不坐纔詔奪稟逢吉持之乃削銀青一階翌日加賜黃金帝以浙西富饒欲括攜遺利以脩爲觀察使被疾還京師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賀者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闕月宣宗卽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累平盧軍節度使徙河中鳳翔又賜鄆雲陽二縣良田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寡人下戶不免奈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格前詔俄封其妾爲夫人光曉帝意還詔不敢拜帝嘉之七年來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悅

留爲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  
賜金繒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羣臣奉  
慰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禮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  
叔父若兄弟齊衰朞所以疏外密內也王者不可使外  
戚彊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宜少降詔罷二日子漢  
卿終義昌軍節度使

唐書卷二百六考證

獨孤懷恩傳元貞皇后弟也○舊書作元貞皇后弟之  
子

武士彠孫承嗣既還擢尚輦奉御○舊書作拜尚衣奉  
御

攸暨壽春○舊書攸暨爲樂壽郡王

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繫心武家云云○舊  
書作倉曹符鳳

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舊書攸望至太常卿

武士彠兄士稜孫攸暨長安中降王壽春○舊書隨例



降封樂壽郡王

韋溫傳后父元貞○舊書后父元儼元儼弟元貞

洞衛尉卿淮陽郡○舊書作淮南郡王

楊國忠傳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

臣德潛

按舊

書益州長史張寬惡其爲人

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

臣德潛

按鮮于仲通先

資給之復薦之兼瓊得蜀貨百萬乃之京師見羣女弟因以進身此國忠得寵之由而後之薦仲通討南蠻以致喪師辱國皆根于此也舊書不之及此新書周密處

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舊書  
作率精兵八萬

唐書卷二百六考證

唐書卷二百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二

宦者上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日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日宮闈扈門闌三日奚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日內僕主供帳鐙燭五日內府主中藏給納局有令有丞皆宦者爲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

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尙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爲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尙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

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慄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立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悞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衰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

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粹之  
篇

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昌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  
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爲爪牙開元初  
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  
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  
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  
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尸爲京觀而還十二年  
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勗爲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  
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

閣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號國公邕州封陵獠梁  
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勗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  
斬支黨皆盡瀧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魯號  
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思勗發水道  
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魯璘於陣行範走盤  
遼諸洞思勗悉衆窮追生縛之阮其黨六萬獲馬金銀  
鉅萬計卒年八十餘思勗驚恐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  
務腦褫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  
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付思勗殺之思勗縛于格  
筮慘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死楚



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高力士馮益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  
闈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  
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  
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臺旣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  
詔令爲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  
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  
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  
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  
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

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  
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  
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  
尹鳳翔韓莊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  
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修功德  
市鳥獸皆爲之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  
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略等然悉藉力士左  
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爲  
翁戚里諸家尊曰蒼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與母  
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

曾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爲封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爲兄弟後麥亡伯獻縗經受弔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史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

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旣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爲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貲所不逮鐘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鐘納禮錢十萬有伎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澧列五磴日僦三百斛直有袁思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疏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

力士思藝爲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卽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尙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爲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

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婦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龔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卽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

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  
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  
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無  
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  
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  
飛龍殿副使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  
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  
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  
元振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

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  
王仲昇者初爲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申  
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爲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  
軍兼大夫由仲昇始裴冕與元振忤乃掎韓穎等罪貶  
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誘屬不應因仲昇共誣  
殺瑱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構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  
數媒蝎以疑之瑱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旣誅斥或不自  
省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  
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賊剽  
府庫焚閭閻蕭然爲空於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



上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戮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爲安邪危邪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

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卽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邪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

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甚懷恩不平旣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焰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鄆以奉先爲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爲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

明攻洛陽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碓石使子朝義爲游軍肅宗詔銳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無所憚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温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霍文場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入寇遣

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克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功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爲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戎狄百僚在廷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爲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徼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

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閑廐使封鄭國公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倡侑燕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爲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詔會羣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懌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羣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臥不

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尙可賴乎宰相  
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貴  
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擊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  
師無事六軍可相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  
無稍食軍容爲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  
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  
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  
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  
勝爽表爲佛祠爲章敬太后薦福卽后諡以名祠許之  
於是用度侈浩公瓌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

將相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徙封韓增實封百戶俄兼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寃死故市人號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



息令徽者尙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  
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  
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  
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尹京兆厚以財結  
其黨皇甫温周皓温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  
謀奧語悉爲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  
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  
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必濟朝恩入殿常從武士  
百人自衛皓統之而温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  
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温代節度鳳翔陽重其權實內温

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郿與京兆以鄠盩厔及鳳翔之號寶雞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爲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嘗結周智光爲外應久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卽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旣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自辨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咸言旣奉詔乃投

繼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  
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慰曉將士獨希暹自知  
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得幸於  
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厚禮  
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  
貶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白魚朝  
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  
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  
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

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監神策  
左廂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爲左神策軍大將  
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  
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  
竇霍權震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  
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衛士朱華以按摩得幸文場參  
慮補置索賕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畧士妻女  
無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  
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爲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爲右焦  
希望爲左神策中護軍張尙進爲右中尉護軍自文場

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  
暴死帝疑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  
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  
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囚于軍吏爲具酒食遠欲悅  
媚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  
其後楊志廉孫榮義爲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畧  
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  
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  
明示四方俄得釋是時宦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  
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尙進河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

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榮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宦父故改焉性忠彊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彊卽用范希朝爲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

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尙衍解玉呂如全  
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  
士衛次公鄭綱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  
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  
復爲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爲闢所破囚之崇文至  
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訾遷  
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爲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  
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  
至闕鄉自殺又郭旻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王

志忠縱鷹隼入民家撈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惴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爲掖廷局博  
士察察有才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  
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  
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卽詔承璀爲行營招  
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  
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爲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  
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  
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  
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



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  
帝乃更爲招討宣慰使爲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  
無它遠畧爲盧從史侮狎踰年無功賴中詔擿使執從  
史而問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爲中尉平  
仲劾承璀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天下帝不  
獲已罷爲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  
劉希光納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  
賜死跡絰承璀故令出監淮南軍織人太子通事舍人  
李涉投匭言承璀等寃狀於是孔戣知匭事閱其副不  
受卽表其姦遂爲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璀殊厚會

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承瓘爲罷絳宰相召爲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瓘請立灋王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救地生毛二尺惡之躬糞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寃詔許子士曄收葬宣宗時擢士曄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關兒號私白闕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闕爲中官區藪咸通中杜宣猷爲觀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戶宣猷卒用羣宦力徙宣歙觀察使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

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日我嘗爲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官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

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尙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請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所入闌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梁守謙進開府儀同三司它論

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爲內飛龍使大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遵美父季實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實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

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  
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  
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  
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  
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大和間  
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  
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  
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  
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

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辱  
令自承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  
因縱兵捕無輕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  
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  
上將軍李石輔政稜稜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  
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士良益無  
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  
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  
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  
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卽以訓

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  
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  
注以注本宦豎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方共傳宰相欲  
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爲反逆有  
如大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尸  
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  
臣欲面陳恐橫遭戮害謹脩封疆繕甲兵爲陛下腹心  
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  
卽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  
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洗宥涯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



妄出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  
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自是鬱鬱不樂  
兩軍毬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  
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  
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  
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  
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  
主哉帝曰赧獻受制疆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  
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  
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

與弘志議更立珽不從乃矯詔立潁王爲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爲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雖曰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珽嗣復罷去弘遵季稜誅矣噫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縑糧芻菽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

嘗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爲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  
請可尋卒賜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  
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  
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  
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  
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  
息則必斥經術闡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  
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  
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

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人至秘  
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  
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  
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  
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  
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  
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旣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  
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  
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  
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臯臯有威名者世訟其寃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譖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尙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徐唐莒王鐸爲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

宋浩領荆南泰寧將段彥謨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爲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爲禮彥謨亦恥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謨引慄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謨爲朗州刺史詔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遏賊右衝帝西幸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謨爲荆南節度使彥謨給行邊詣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爲謝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旣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

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恩義利害昧昧邪  
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  
盟曰有如酒卽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秦宗權據蔡  
州叛岌復光以忠武兵三千入見之宗權卽遣部將王  
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  
并其軍爲八以鹿晏弘晉暉張造李師秦王建韓建等  
爲之將進攻南陽賊將朱温何勤逆戰大敗遂收鄧州  
追北藍橋會母喪班師俄起爲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  
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温守同州復光  
遣使鑄論温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憂不知所出謂

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爲人奮不顧身比數召未卽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恐禍者若論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善白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諡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爲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爲忠武節度使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寃昭愍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



疏斥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  
君臣大誼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  
龍蛇之詩者何其小哉

唐書卷二百七考證

宦者序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舊書內謁者監六人  
內給事八人

寺伯寺人各六○舊書寺伯二人寺人六人

楊思勗傳擢左監門衛將軍○舊書累遷右監門衛將  
軍

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舊書作梅元成叛

馮璘南越王○本紀作馮仁智

高力士傳林昭隱○舊書作林招隱

朱光輝○舊書作朱文輝

程元振傳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舊書作元振服縷麻于車中入京城

吐突承璀傳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馬朝江舊書作馬江朝